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十六回 白金童含冤寄監 王媽媽攔輿告狀

設謀定計要成親，那知事情不隨心。 花費銀錢將人害，無從害人自亡身。

話表眾惡奴把白公子用繩拴綁起來。白金童被縛驚醒，問道：「老先生因何把晚生綁起？」田旺義唬道：「你休推諉，假裝不知，夜間殺死我府中丫鬟，偷盜我府內衣服首飾金銀，竟作出這樣不法之事。」白公子聞言，見面前有一個大包袱，有血刀一口，暗思：「平日風聞此賊倚仗他是兵部田貴之姪，素行不端，如今見我考得案首，他兒子未中，心生嫉妒，栽贓害我。」白公子再也想不到禍從妹妹身上起，遂說道：「你我平日無仇，素日無冤，你栽贓害我！何用把我綁起？我還跑得了嗎？我同你見官去。」田旺義說：「不怕你不見官去。」遂寫了一張東帖，令田德先送到大名府元成縣，又令家人拿著包袱並一口血刀，拉著白公子竟奔縣城。

田家埠離城三里，不多時進城，來到縣衙，田德先進去遞進稟帖，用銀上下打點。不移時，忽聽大堂梆子響，皂隸喊堂，三班衙役站班，只聞雲牌響三聲，暖閣內知縣落座。這元成縣姓姜名智，字明倫。雖是貪官，心懼知府仁明，不敢過於酷刻。姜知縣吩咐喚田德堂上回話，田德忙跪堂前說：「田宅家人，小人田德給大老爺叩頭。」呈上稟帖。姜知縣把稟帖觀畢，腹內思想：「王緒章本縣見過，十五六歲。莊太爺前復試，倒是才學淵博，已得案首，他豈能殺人？況且田府先送給我一份厚禮，其中必有緣故，令人莫測。若究王緒章是一強盜，於理不合。待說王緒章不是強盜，又受下田府重禮，他又是二府前程。他叔現是兵部尚書，必得給他個體面才是。此案令我兩難，不免我且問王緒章，素日與他有仇否？若是有仇，定是栽贓誣盜，以報仇恨，我即將此案詳府，任憑莊太爺判斷；若素日無仇，就用嚴刑審問。」主意一定，遂吩咐田德下去。

姜知縣吩咐帶王緒章上堂。衙役喊帶王緒章上堂。只見張虎子牽著王緒章上了大堂。王緒章深打一躬，口呼：「老父台，給童生辨白冤枉。」知縣問：「你為何偷盜田府衣服金銀？又殺死他府的丫鬟？從實招來。」公子口呼：「父台明鑒，童生自幼只知讀書，不敢為非，焉敢殺人？」遂將所請過府留飲、酒醉被綁始末訴了一遍。姜知縣聞訴，腹中為難，一邊是初中的府案首，年幼如何殺人？一邊是田府勢力壓人。正在躊躇之間，忽見差役忙忙跑上大堂，打躬報道：「兩廣總督郭大人回京繳旨，路過此地，知府莊公祖太爺已前去迎接，到了西關啦。」

姜知縣聞報，吩咐且把王緒章寄監。即刻吩咐備馬，馬排子早已在堂下牽馬伺候著了，姜智遂乘馬接郭大人去了。

且言衙役把白公子帶至南牢，交與禁卒，這田德、張虎子跟到監門，口呼：「李大哥，你認識此人嗎？」禁卒李龍說：「他不是東關王媽媽兒王緒章嗎？好文才，莊太爺取他案首，若再院考，定是秀才，他怎作出這無王法之事來？」田德說：「誰想到他就作出來了麼！我家老爺命小弟帶來一份薄禮，嚴緊看著他些方好！」李龍說：「交給我罷，田府上的事，誰敢不上心。」言罷，鎖了狴犴門進到裡面，見守裡的禁卒王信在那里正問白公子內中詳細，李龍近前說：「你問他詳細，你能為他伸冤不成？休管他屈不屈，田府說他是強盜，咱們就把他收拾起來。」言罷，把白公子入匣牀內，把頭髮挽在將軍柱上，胸膛壓上十塊裹板，勒上滾肚繩。

且不言白公子在匣牀受罪，痛哭不止，且言白秀英在繡房內耳熱眼跳，坐臥不安。小姐口呼：「母親，孩兒怎麼眼跳不止呢？」王媽媽說：「我的眼也是跳。俗語說眼跳眉毛長，必定有人講，大約必是那一群狗才，硬拍咱的門，望院內闖，被我打跑回去，必然講論咱們母女。」正然講話，見一人喘吁吁進來，口呼：「王媽媽，不好了！有了禍事了！」王媽媽見是打燒餅的張三，忙問：「張三哥，有什麼禍？這樣驚慌。」張三說：「我見你老大相公押進監獄，我一詢問，田府的家人說：「大相公今夜間殺了田府一名使女，偷盜她的衣服金銀首飾，堂訊完寄監。」王媽媽並白秀英母女一聞張三之言，只唬得啞口無言，魂散魄消，不由得母女抱頭痛哭不止。張三說：「哭也是無益，不中用。倒是想個主意去救他，我想王賢弟是在府內中得案首，何不往知府衙門去告他誣良呢？」王媽媽聞言，停淚說：「女兒休要悲啼，你張三哥說的極是，你在家緊閉門戶，我去到監獄去送飯，問問你哥哥殺人偷物是真否？咱好寫狀告他。」言罷，拿了幾百錢同張三出大門而去。小姐把大門關閉不提。

且言王媽媽同張三不多時來到獄門，口呼：「監內禁公哥，行一方便，開門我進去，給我兒送飯來了。」禁卒李龍問：「你兒是誰？」王媽媽說：「王緒章是我兒，萬望大哥方便一二。」

李龍說：「你是王緒章母親，你不知你兒身犯重案？有贓有證，有兇器，殺死人命。況且事主是鄉宦，你來送飯也該打算打算才是，靠山使柴，靠河吃水。」王媽媽說：「我明白了，倚著槐樹穿黃襖，是我來得慌速，未曾做飯，捎來五百銅錢給你三百，這二百給我兒買些飯吃罷。」李龍說：「監中無有賣飯的，不如都給了我，待我給他去買飯吃好否？」王媽媽說：「甚好，多勞你的神。」遂把五百錢遞過去。李龍接錢揣起來，用鑰匙開了監門，王媽媽進監。王信問：「這是什麼事？」李龍說：「這是王緒章之母前來探監送飯。」王信說：「好麼，作情也由你，不作情也由你！」王媽媽問：「我兒在哪裡？」王信用手一指說：「在那屋內。」王媽媽進房，見王緒章在匣牀上受罪，不由得如刀挖心。手扶匣牀，哭得死去活來。把王信哭軟了心，說：「李大哥，你既作了人情，須作到底才是。依著我說，把王緒章放下來，令他母子說幾句話才是。」李龍說：「這是大老爺的法度，咱可擔不了這個沉重。」王信說：「你是守外的，我是守裡的，沉重我擔。」李龍聞言，向外邊去了。

王信先把王緒章頭髮解下將軍柱，又解去捆肚繩、壓胸板說：「相公起來罷，與你母親說幾句話。」公子坐起，把王媽媽雙手拉住，叫聲：「娘親！苦殺孩兒了。」母子痛哭不已。王媽媽問：「吾兒，你怎麼到了他家惹出這樣大禍。」公子遂將請他的情由說了一遍。王媽媽說：「我兒放心罷，我要前去告狀。」

白公子問：「你老往哪裡去告？」王媽媽說：「我往府衙去告。」

公子說：「現今姜知縣去迎接郭大人去，大約知府也去迎接，未在府衙，不如向郭大人轎前攔輿。」王信說：「那可中，那郭大人雖是清官，是管兩廣之事，大名府之事他管不著。」公子說：「他與我父是同年，我的事未有不當之理。我實說了罷，我是征西大經略白元帥之子白金童是也，父名白玉，孫嘉乾是我岳父，莊周恒是我娘舅；與我父結拜的總督郭秀，保定太守於成龍，河南巡撫張鵬翮，吏部尚書彭朋，皆是我的盟伯。」

王信聞言，在公子面前跪倒，口呼：「少爺，恕小人之過，怪不得莊太爺取你案首，你是他的親外甥。」公子說：「我的娘舅，一則我與他並不識面；一則我是更名改姓王緒章，焉能知是他外甥？王兄請起，我還有要事相求。」遂把王信拉起。王信問：「有何要事？若用小人之處，小人必然盡心竭力去辦。」

公子說：「適才我所言名姓，切忌洩漏與旁人。母親前去告狀，須得一人送一封信與我娘舅。」王信說：「我去可否？」公子說：「可。快取筆硯來。」王信把紙筆墨硯取到，公子先寫一張狀詞，念與王媽媽聽，遂折疊周正，遞與王媽媽收訖；又寫了一封信交給王信。王信口呼：「少爺暫受一時之屈，我同王奶奶出監各辦其事去了。」遂領著王媽媽來至監門內。李龍問：「王伙伴，你上哪去？」王信說：「王媽媽家中有兩吊錢，叫我拿去。」李龍說：「可休撇了我。」王信說：「你放心，我可不是那無義之人。」遂同王媽媽出監，各自分頭幹事。

先言王信耳聞知府莊太爺去迎接郭大人，未在衙署，遂出南門，順著大路奔至元成縣交界，聽說大名府同城官員都在公館恭迎大人。王信見了府役說：「借重傳聲，說有給莊太爺下書之人求見。」府役即刻通報進去。莊太爺吩咐：「令他進來。」王信進公館見了莊太爺，即忙叩頭。莊太爺問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」王信說：「自元城縣來，小的是元城縣的禁卒，有書一封呈與太爺

過目。」遂將書呈上。莊太爺接書拆看，原來是甥兒被劣紳田旺義誣害，坐監受罪。遂問王信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王信說：「小的名叫王信。」莊太爺吩咐：「你且急速回去，好好服侍被罪之人。切忌對人傳揚，本府自有辦理，回衙後本府必然恩賞於你。」王信叩謝。

太爺將出公館門，忽見探馬飛奔而來，進公館報知莊太爺：「大人將近交界。」莊太爺聞報，率領文武官員前去迎接。

再言大人郭秀進京交旨，帶領人馬轎夫執事人等路過這大名府，忽聽路旁有喊冤枉之聲，即刻吩咐落轎，令差人將喊冤人帶過來。王媽媽上前跪倒轎前，口呼：「冤枉。」手捧狀詞。

郭大人見是半老婦人告狀，差役把狀接彩呈上。郭大人閱了一遍，問曰：「你是王劉氏嗎？」王媽媽回答：「正是小婦人。」

郭大人問：「這王緒章是你五年前所收義子，他原名是白金童。」

王媽媽回答：「正是。」郭大人問：「這田旺義是何人？」王媽媽說：「他是兵部田貴之姪，捐納二府之職。」郭大人一聞是兵部田貴之姪，不由生嗔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